國朝文錄

紫竹山房文錄引

紫竹山房文集錢塘陳勾山先生著先生以詩文擅名義法本之方朴山而面貌各別大略沉思獨往浩氣孤行雖排偶而有單行之勢深入無際亦嶄然無垠蓋舉前賢之樊籬而盡破之者古文亦直抒胷臆絕不依傍古人應制文最患無眞氣先生則別有杼柚自在流行敘記颼發泉流如劍氣珠光不可逼視傳誌則字字鎔鍊筆筆飛騰往往束十數層意於數十百字中如江湖汎濫叟咽不流倒激橫擔仍復滔滔東下視他家之一泓可鑑及一瀉無餘者不可同年語也蓋先生天才亮拔而思力復極沉雄嘗謂凡

技詣乎其絶必以全力赴之寶陳編耗日力追道妙斷世機而後可得故以古文爲時文而時文稱絶詣即以其所以爲時文者爲古文而古文亦稱大家詞科諸公殆蔑有先之者矣今錄其文爲三卷上高李祖陶撰

紫竹山房文集目錄

卷一

卷三

紫竹山房文集卷一

錢塘陳兆崙句山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胡如玉醒

五朝續考輿地門序

九州之區域遠自顓頊及於陶唐下歷三代秦改設郡縣代有增置自宋以前馬氏通考備矣夾漈鄭氏曰州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後之爲史者主於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誠篤論也馬氏因杜氏通典之舊以歷代郡國析入九州立法最

善雖是馬敍千餘年之輿地自宋以前但分列各代之地以縣繫州彼此不相綴屬非獨以中間割據分裂偏安假號者之朝代紛更難以悉考抑亦閱代多而積世久必欲於各條下詳其因廢增省則一門之卷帙遂至几閣難容且亦勢有不能也若自宋以迄元明在五六百年之中而元世祖以前四十餘年又與宋共之遼金之年則並在南北之世世數既近則自明以前自不得援前考宋以前爲比且全唐之地宋與遼分有之馬氏之世遼史未出故沿革祇詳宋地而闕所不知以待後人茲則遼史具在自當與宋分卷並列以著唐地西北諸州之歸宿豈得詳於宋而略於遼如

馬氏之例耶金則南承宋而北承遼爲元明一統之過脈尤宜詳
注惟然故諸門可從寧宗嘉泰以還契起明其爲續而此則必仍
合馬氏前紀自宋初始假若始自宋末則遼具而宋不完猶之前
考之有宋無遼而唐之舊地其全不著藉曰有前考可覆而首尾
離絶殊煩檢校則因而棄去者有之是豈馬留未盡以有待後人
之意乎王圻本亦知偏缺之不可乃其體例則大書明代郡縣於
上小書繫前代遺蹟於下是爲一代之皇輿而不得謂之考又變
九州爲綱之例而舉各道爲標是舍古法之最善以就夾漈所病
易殿之書而猶謂之續過矣今書仍以郡縣析入九州以冀州之

眞定開章。與遼遙對。金元明以次相承。使歷朝沿革。瞭然在目。其自元明以下所開荒微。非禹迹之舊。則類附於所近州之末。庶有所統。每朝先以總論。皆取諸本史。非由臆斷。後之覽者。或於其勿猥勿并。有所取焉。

與同處言之劃然可與潛研堂集中續通志總序並讀

○○平定準噶爾頌并序

準噶爾在元時為別部瓦剌之後其先世額參及子託渾竄處西北分為四部即杜爾伯忒北厄魯特諸部是也世以強力讋服其旁近小弱并兼而役屬焉用是日久坐大號為雄會儼然與古匈奴單于等我

祖宗奮迹東海奄有華夏黃鉞所臨威德並耀緣邊四十九部回面向內悉為臣僕而準噶爾獨恃其險遠偪處窮海之間抗不奉

天朝正朔自 國初已然至噶爾丹貪而好兵如哈密喀爾喀等歲無寧居

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三駕親征雖已長鯨暴腮歸骨武庫妻孥繫虜相屬於　闕廷而聖祖如天之仁特予矜宥且錫之冠帶以風示之彝暨怙惡不悛竟自屏封賞之外又數十年世宗憲皇帝大興六師務究前緒於是有青海之功然卒以勢阻幽遐地便逸賊徐議休息以待其時盍自噶爾丹以至策凌負嵎梗化侈然自若幾閱百年此固由我

聖祖

世宗以堯舜之用心懲漢唐之窮黷不忍啟關內以事邊功而遯

惡不能固其本根桀犬各忠於所主勢有固然理不可得而奪也

聖上即位之十有五六年闢四遠無名之國奉表受吏者日至而未有已歲在甲戌準噶爾部內大亂其貴臣車楞五巴什等率其屬戶及牛羊馬駝萬數款關以來天子曰吁是篡弒相尋者三世矣達瓦齊酷暴尤甚其不可赦即日下

詔受降並策所以分道進師者時天下承平久士大夫率不習兵事兼狃於老生羈縻之說意持兩端憬然內疑又竊獨自深念謂嚮者西師之撤實自

聖意決之今茲決策儻與昔異是必洞鑒乎天人之際有萬舉萬當者而此理高深幽遠卒莫能窺見萬一明年二月西北兩路之

師應期而發將軍臣班第數以揵闘所過準噶爾舊部罔不崩厥
角以迎兼爲前導未幾師壓其境而陣遂度伊犁大陣甲仗夷人
畏慕無貴賤男婦少長相率羅拜馬前旋用其降人窮追達瓦齊
禽縛以獻曾無亡矢遺鏃之勞而三四月之間廓清大幕萬二千（敍次明白）
餘里之地如在戶闥豈不奇哉豈不速哉故知先時而覺者之謂
聖應時而悟者之謂賢後時而見者則衆人而已矣雖有元惡大
憝當其數未應絕則僾咨之及乎既得罪於　天王又自戕其君
父兄而
聖人用兵之意決矣此　聖意即　天心也抑臣以今日之功稽

諸往牒則罕有可比者無論殷伐鬼方周 玁狁漢有竇顏瀚海之役唐有吐蕃突厥之師類稱苛勦勁經數載舉不足以方此即傳記所稱好仁之君無敵王者之師不戰證之其人其事百無一應焉然則從古儒者侈大之虛談竟成我 聖世顯爍之實事此臣所爲始而嘆惜既而懽忭極乎中心悅而誠服以爲我

皇上默承 廟算之神一至乎此也不揣檮昧謹撰頌詞一十四章以備賡旋簫鼓之曲以少展臣區區之愚謹拜手稽首以獻其詞曰詞不錄

序極雄偉却只據事直書自非韓柳所及以其功本奇實跨漢

君之出故也中間歸美　聖斷亦與韓同

聖駕南巡頌 謹序

乾隆二十有二年正月上辛

聖上躬御 紫壇行祈穀禮越二日癸卯 駕發京師恭奉

皇太后安輿載巡南國前期 特詔江浙兩道二十二年以前逋賦概予蠲免截留歲運漕糧共一十有五萬石並 勅經由郡縣毋許崇飾臺觀競為侈靡第就十六年前基而繕治之大官進膳掌舍設幕絲毫不煩閭閻至是官吏各稟教戒勤汎掃以待於境

上衆庶熙熙咸自慶其福命得再瞻仰

天子花縣柳社一日之間以 駕至走相告者數四不絕重以

淸蹕所臨特弛呵禁凡水陸三四千里以及延袤數百里內杖扶
襁負而來盤跚道旁蹈舞呼[illegible]萬歲聲殷殷然觀瞻者爲尤盛而
溫綸曠典揭日月而行江河恩覃慶洽亦倍有加焉諡自四民
而外上至鬼神之幽下逮鰥囚備可之賤罔不霑汪濊之旁潤返
腐朽以向榮於戲盛哉自有虞氏四巡以來未嘗有也謹按虞書
云五載一巡狩鄭元注曰必五載者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長
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也而周官則云六年五
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馬貴與疑之以爲律以虞典遐闊甚矣
解之者曰周時尚文典禮隆與非若舜簡儉故未易數舉也然二

戴記周時之禮而王制亦云天子五年一巡狩所載陳詩納賈與
山川神祇之祀覲虞書較詳豈其初因循有虞之舊而後乃稍稍
更制歟是未可知也總之帝王之道豫順以動動惟厥時是故禮
時為大東南為財賦重地地大物衆慮多壅情而又瀕於江海水
耕火耨所貴講求於諸微機宜者亦非一端而足我
皇上南巡實始辛未之春迄今凡七閱歲矣不疏不數之間所以
順天道酌時宜準前經而布新令也臣又嘗觀周頌諸什論登時
邁後錄般之篇凡以明神聖繼承終始無逸之義欽惟
聖祖仁皇帝六下江南深仁淪浹凡蒙一顧之　恩請問偶及者

身及子孫至今口能舉之形諸感激我

皇上甫再巡而民之戴我　皇一如其戴

聖祖繼自今以至億萬年入彌之慶豈有艾哉而因是以知敷天

裒對胥準諸此又豈第茲一方而已哉臣竊不自揆冀附於詩人

之指以文擊壤之言謹製頌十章百三十有六句拜手稽首以獻

一最是序中總括一段字字詳核筆筆飛舞如覩見其事適値其

時百世下誦之當無不津津艷羡也詩逐條分舉人人皆有之

意不錄

聖駕巡幸天津賦謹序

乾隆三十有二年、仲春之月、皇帝時巡於畿甸之東南。實惟天津。觀河望海。凡諸淀泊堤牐豬洩機宜。特授方略於大小臣吏。惟詳惟慎。既蕆事。則申禋明神。飭新廟貌。益推大澤。賚耆孤。恤商旅。釋輕繫。錄廢官。加惠戎行。增廣學官弟子。越二十日、三月庚戌旋　蹕京師。甚　盛典也、臣謹

首敘巡視條理

按河北之水多發源於山右。如二漳滹沱桑乾。其最大者。諸大水、下游皆合而大水又各自合燕趙之水。隨所經由或別得名稱不可殫數。其究以直沽為歸宿。直沽者水自塞外丹花嶺出西南流

入塞。合內水以趨海。謂之沽河。而向所謂諸大水自他道合所過水趨海者。亦皆灌輸於此。焉即其地置府曰天津。天津云者。若天之星漢然也。子牙河者。名不見古經。蓋即滹沱之下流。而末大於本。故就其經子牙村以名之。其東行自大城入靜海。其北由王家口入淀。

聖宗仁皇帝始命築東西二堤以束河身。湍流以安。

世宗憲皇帝以入淀之西流每爲堤害。准廷議障而東之。而其入靜海一支。又自分爲二。西曰正河。東曰支河。歲久或淤且溢。往者

上特詔河臣疏濬。並審兩勢。改東爲正。下行與西支合而放乎天

津至是乃　躬涖循視焉又直沽入海之處別名海河河西有堤
堤有牐牐凡五　上復申命增築雙港閘台舊設而六以導淀泊
諸流使暢而民田以腴歲收數倍茲故沿河東下直抵望海亭以
省其成云夫自禹跡既湮故道已不可復居今日而言不當與水右九大務議論
爭道舉田疇室廬而委之是猶阡陌開而議盡井郡縣建而策分
封皆泥古迂生不可道之論也月非獨大河為然也即如衡漳二
水班固地志與酈道元水經注皆云漳水至阜城入河桑欽則謂
河日東徙漳自入海今欲強漳求從古經之注其可乎由漳以推
則諸水之遷移分合古今政無定形所貴因其就下之性而順以

導之與時宜之則夫多開支港慎固隄防制其橫流收其廣潤誠今日之急務而無取乎崇論宏議迂難施用者矣是故禹貢一篇至數千言出自史臣所紀其迹也益稷所載禹之自述施爲次第兩言而盡其意也意有可尋則迹不謀而合我二語精懸眼具絕大經濟

皇上乘春布令不憚 親舉玉趾下臨𤀹磧爲農事民生興利防患證以古神聖之用心實同一揆臣愚過不自量思有以仰窺

聖抱奉揚仁風而文不稱情窘於邊幅觕復倣賦家問答體引伸其義或若亦有當萬分焉其辭曰

畫城之表萬花之郷有力田者秀儼然過擊壤之老而詢焉曰傳

云萬物熙熙。如登春臺。謂時之可樂無如春也。春氣舒放。生。雷鼓動而蟄蟲起。土脈發而草木榮。在物且然。况吾儕縱何之限哉。今天子布德施仁。每先首善。時省斂而省耕。盤賜全而賜半。寒則餽以粥糜、暑亦賚之冰 餕備時之盎流。抵蒲蓮之滿扇。然且當青黃不接。輒爲 宵旰靡寧。諭 粤壤而析風雲之氣色。 問午夜而量雨雪之淺深。 鷰格方旋。鳥龍奮甲。辦香既爇。重露佯萎。是用比歲書雲。運櫓炊玉所以燕此 藉下者。術平其有餘而無不足也。當此之時。謂宜賞花上苑。供帳雲龍。服八風之水。奪九成之宮。居青陽之右个。擁酺宴之洪鐘。庶以取 幾暇之洋溢。酬當

春之春容而顧　鳳翔燕南周諮海澨安如未安治益求治其故
何歟對曰善哉問茲事體大非諮詢之所能會也雖然將言之昔
者舜濬九河禹乘四載規域外以周觀必神州之先乂消平文郎
康田武穫河嶽極周原之孔長亦豐減之是變若蒙者自少近
神堯之光中問蹌　執競之烈身歟勤民之恩心知邈古之績
皇上紹　先緒法　天行播德威以敷屬國合歡心以奉
慈寧乃者禮泰岱陟嵩高闕吳會巡浙遊閩不數濺澤霑甘膏至
於擬幽州之勝概緬冀野之華滋回風雨陰陽之所和會而春秋
補助之所勤施也況乃星分析木壤亘漁陽逆河載於禹貢褒遵

見於職方域總攝乎畿甸治分領於瀛滄倚盧白之險阻控衛津之蒼茫南俯溟渤北環京邑盼十洲之遙鄰紀九河之舊八惟源遠而脈分亦氣厚而勢積其分也則勞潤宜乘其積也則要衝宜恤自我

皇御極以來發金堤拓河堧闢桑土敍鹽田人享清晏之福家登衽席之寬徙觀其成事之效則朝宗之盛可得而言矣試與若遙瞻渤澥近睇津門沽水既奠眾流并臻直沽之南衛河潭潭灌子牙而混漾合滹沱而瀰涵直沽之北白河湜湜挾鮑邱以乘包折武清而闊越直沽之西河形如丁厥有諸淀之水瀅瀅渟渟緜亘

似纖散落如星是覔不匯流於大沽而歸宿於東瀛爾乃覽其郊野辨其物宜滸畝為澮隄成畦紅稻香秔紫菅葳蕤他若澤居粉穰半盆億千洵沙出素朦雪生烟更有闤闠鱗比郛郭輻闐鮫綃入市仙斑登盤凡茲被潤澤而大豐美豈不由累歲月而底安全我

皇於是念九歌之勿壞廑廑省之乃成七萃迅發六飛時乘蒼威效御青瓴狀輪鍬金臺之舊址指碣石之遹津已而釋軨軒登華舟槳棚帷艤縱流修容與凌清浮拂長虹於千里佩雙鏡於分灘塹斗起之危坂展湫隘之下游睹禹迹而如繪眷言顧而為歎尤念積潦之地緯有間田爨藁之家非難自養朝興

版築夕臥莽龍胙本沮洳今呈沃壤迄乎名都在望爵賚前功嘉
舊坊之冊獄勗新擬以加封感濺哭于類例揣穴蟻而樑松進司
州而教誠飭羣吏以經畫時則衆庶殷至遐邇從集噃髮賨蒞蹕
蹕接蹀銅符鞶綬奔走怵舊我　皇乃勅鴻臚召春卿展玉帛
薦犧牲燔沈檀酹縹醨陋沈璧之故智　勤望秩于重瀛已乃循
坡立社臨水安谿司坊肅於茲土享祈報於衆生恍靈風其颯至
欣百神之冥承重以油雲沛雨被渠流根觀滋液之滲漉識醲化
之過存言未已問者蹶然而起曰有是哉而後乃今知盤石之固
非一簣之聚也嚮者之升非三縈之迹也雖以堯舜業業湯武皇

○皇其蔑以加於我　皇之訏謨盛德矣第不識觀民設教二而實一者厥象奚似也曰上之所履下之所視登高而招若傳之翼順風而呼言提其耳建有極而錫之福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聖天子以堂皇之尊力溝洫之役近觀者傾心遙聽者跂足風聲所樹不疾而速將使四通都會賤賈販而貴農刻第欲鏟易喧場而返朴甯椎是四門之陂遞興而夬起之渠甃復方當榮光滿河秘文出洛膏露如珠醴泉可掬二氣句調百昌茂育絪納羣生於在宥引細流而鑿若管蠡之陋劣又焉足以窺而測之

指畫確鑿竟似一篇名臣奏議治水家可據以爲法程不圖於賦序得之

擬平西露布

乾隆二十四年秋九月我師追及大小和卓木于拔達克山其山建牙之汗曰素爾坦沙承我師檄禽戮逆回函首獻于軍門將軍臣富德等執金鼓而受之仰荷 上蒼助順之心 祖宗佑啓之澤 皇上決策運籌之明且斷西師一役告厥成功即日奏凱九重綸綍 宵旰稽故事別製一通露版不封布諸觀聽以示所過名都縣聚水驛山郵村墟市集諸父老之休養百千餘年目不識兵革者俾各釋其狐疑歡喜抃舞轉相傳述比戶以遍此國

國家鳴豫之盛典而亦在事師武臣力之職也辭雖不文義取共
曉爰溯其事之爰起迄於大成詮次如左先是伊犁既平降王入
侍曾不遺一矢折一戟數月之間而翦取萬里之遙累世之久偪
踞窮海攻自尊大之狂國如烹狐雛則既足以褻向者閉關謝遣
之醜議矣暨乎封賞既行貪狼未厭危鴟居之冀逐懼神鼎之圖
奸遂乃犇蹄反戈舉狃嫋勁羽檄紛午眾情洶洶
皇上以爲當乘其隝合而亟討之于是國兵練帥督促進攻黃鉞
戰擢乎龍廷雲羅四布于西極狂賊果駭出不意喪精遺魂望塵
奔竄卒乃温禺悔罪尸逐披忱雖復彼此相屠要亦終歸孤立曾

未幾時而長鯨暴骨於境上矣此則
聖上全局在宥不以小失意而撓大謀為西征之一大關鑰也而
和卓木者回鶻之別種向為準噶爾所囚而我脫之且安集之所
謂生死而肉骨者也霍集占顧反噬阿逆抗　王師紿統軍肆戕
害自知孽不可活首鼠兩城已而我軍搗穴之師被圍黑水副將
軍臣富德參贊臣舒赫德等卷甲趨救屢經戈壁大隊疲乏幾不
得前會昨年奉　旨撥替之士馬已在中道臣阿里袞鬪愈趲進
適濟其用於是夜斫賊營股天動地內外夾擊賊眾驚潰自相蹂
踐赴河水死者蓋以千數將軍臣兆惠用得全旅而出暨回阿克

蘇城以待再舉當是之時二逆雖恃險負隅假息朝暮顧亦既屢經剿敗僅以死免而我將軍自搜剿準夷餘黨移師西指以來則又諭降西札雅克及布魯塔什罕諸邦以至撫有庫車沙雅爾阿克蘇烏什和闐之衆　朝廷威德業遠播於天山南北矣蠢茲么麼亡命之稽誅（照例有神）例無損萬國來庭之偉略然而

聖上則以爲二逆一日不獲即西事一日不全語云蟻穴潰堤寸（挾出所以州岳立可攻）烟泄災誠不欲以藐小而置之是故討阿睦爾撒納者平西之餘事捕兩和卓木者又滅阿逆之餘事雖曰餘事而四裔之觀聽繫焉即大功之完缺亦繫焉此今春休息未久乘夏征行而復有六

月之師之所由也我師既再舉深入二賊則已輜重挐挐前期逃去恐如

聖策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之舊伯克相次舉城以降於是分兵三道且獵且進步皆野藏騎無停秣遂連得三大捷底於成功參贊臣明瑞以前鋒九百追及賊衆數千而襲擊其不備轉戰三時所殺過當則霍斯庫魯克之捷也將軍臣富德等遇之兩山之間賊方伏其輜重故示羸弱以致我師我師知其詐也整陣而後從之將軍臣富德等統中軍參贊臣明瑞臣阿桂等領左翼參贊臣阿里袞臣巴祿等領右翼是之謂正兵此外有奇有援有四面援

有厥部。界既定。將卒人人自奮。莫不一以當百。下逮輿臺僕隸之冗賤。亦皆植髮袒胷爭先。摧陷賊。乃大敗。其黨酋數十輩皆臨陣殲焉。則再捷阿爾楚爾之捷也。伊西洱庫爾者。界連拔達山。最為險阨。二賊糾集殘卒。憑高自固。勢且復張。將軍臣富德等。設四覆以歷之。發大神威遠礮仰攻之。碎以火器。攢以鳴角。諸偏裨冒檑石攀猿藤。蹴躡壁。超飛梯而上者。先後不絕。賊黨大怖。號呼乞命。靡靡俱下。霍集占自出邀截。至手刃之。不得止。鏖戰一晝夜。賊遂大潰。裁以其殘眾四五百人逸去。計俘獲萬二千有奇。器甲牲畜稱是。三捷則伊西洱庫爾之捷也。拔達山汗素爾坦沙。亦回部之雄也。有眾

十萬戶旁近小弱服屬者頗眾距葉爾奇木數千里殊不意大兵猝至與其部下貴臣沙木爾皆大驚隨遣其頭目門歡孝表願為臣僕辭極恭順將軍臣富德等檄以縛賊自效不則且加兵焉而外展壁門以示之信素爾坦沙果自將其眾邀賊於阿爾渾楚哈之地使不得他適至是乃檻蹦大和卓木波羅泥都而尸凶渠小和卓木以獻焉實二十四年之九月三十日也蓋自問罪迄今未及三年距平準夷滅阿逆未及五年而宿逋巨憝掃蕩既盡中間臣服牙帳及城郭之國數十闢地延袤二萬餘里以視兩漢盛時

渲染淋漓不僅誇胄號于幾饒之著尤妙在一氣包舉絕不費

封狼居胥勒銘燕然遠者出塞三千里近則不越二千唐通西域

去長安亦無過九千里者然且積月累歲或數閱人代勢微極而僅得之詎有若
大清之赫聲濯靈彌亘覆載雷動風散無淹晷刻如是其拓境遼而奏功捷乎煌煌哉得全者全昌此其徵矣兵事既蕆凱樂將作在列之士有進而跽請於將軍者曰某等辱將軍之策勵將軍荷
天子之擘畫以獲有成功其由來彰彰明矣惟是黑水之役以我兵數百當賊數萬發地營而得水披沙礫而出泉卒能殺賊潰圍去凶即吉此豈人力之所能爲而先事之可預料耶蒙不敏未有以明其所以然也曰固也此
帝謂我

呂用一韻結盡

皇上敬〻天法祖仁民愛物歷二十四年勿懈益虔而降之福也仰惟聖德謙尊兢兢業業積於事先周乎事後今茲大功之成方將修郊禋肅廟灌酹河嶽秩羣神摩寫虞韻韶奏舉觴聖母錫類寶瀛用以申命凝休緜緜無已而向者師事之神應又何疑也僉曰善於是洗兵秣馬極目西海泱漭萬里烟塵無驚相與鳴金鐃沸橫吹龍鞭翔步前唱後于長歌而入關也

直是紀事一篇將聖主運謀將士用命始末次第了了如見而文筆磊砢雄奇不學古而自古亦足奄有唐宋元明諸公之勝

王通中論說上

或問陳氏曰隋有王通號爲文中子者何如人也曰志士也好名而出於正曰通門人所傳元經著尾云文中子生於開皇元年卒於煬帝大業十三年據此通年纔三十有七而其著書已自擬六經比於孔子聖人固若是易爲乎曰此不足與吾鬪横渠先生云三代以下學者之患在敢希賢不敢希聖通居然敢於希聖其志亦偉矣病只在欲一蹴而遂至焉耳或又曰通非無意仕進者隋文改元仁壽之四年通至長安獻策不報遂歸而講誦激爲高隱詐也曰詐爲善猶愈詐於爲惡所謂好名而出於正亦不失爲正

（起○便○斷○定）

士者也於是或乃以中說所列隋公卿造公請謁及唐佐命諸名臣皆其弟子爲疑且曰如其非實則爲妄人耳焉得稱士曰此其徒姚義賈瓊之屬爲之非通自作也就中見道之言頗有當是通平日規倣聖言而出或存之筆記者至實之以人與事則由姚義輩於遺老既盡之後肆筆僞造傳不云乎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刦其師欲蹤至乎孔子其徒何不可擬至顏曾故以中說擬論語假問答以表才賢又自揣人望不歸而借重於時名震耀者使與已列以求取信於天下後世蓋好名之流弊有必至乎此者是此書不足以重王通而適一切著述之見輕轉坐此累姚賈之罪也雖

然通亦自階之厲耳於姚賈乎何誅

此篇品題其人恰如分量予讀文中子書精深閎大宋以前無此作也即以宋人語錄擬之亦不及于斯世而有斯人固宜自擬聖人矣乃或者疑爲無是翁試問此書誰能僞造况新唐書列傳中亦處處有其姓字乎

王通中論說中

或又問曰眞偽之不可掩情也天下後世之不可欺理也書旣偽造何以得傳曰先儒固嘗疑之而未敢詆言其非者蓋不欲以虛疑無據之事爲斷存厚之意也又未暇統論其世以知其人故使偽書得倖存而不廢（論世知人明主意）曰然則君之斷爲偽造豈有據乎曰新舊唐書所列房杜李魏陳寶二溫諸公之不傳具在可取而覆也元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有二年貞觀二十三年病中有諫伐高麗疏未幾卒年七十有一以七十一上推乃生于周武帝建德宣政間長王通四五歲溫大雅史不著其卒年然在王通始

生之年已爲東宮學士弟彥博卒貞觀十一年年六十有三以六十三上推乃生於周武建德五年長通八歲李靖爲韓擒甥少時（韓擒虎諱虎字）自言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韓亦以可繼孫吳許之其志趣與通大別（本若唐書）又卒貞觀二十三年年七十有九以七十有九上推乃生於建德之元長通十歲陳叔達爲陳宣帝子在南朝太建十年封義陽王歷丹陽尹都官尚書但以帝子早歷官計之開太建末及後主至德禎明以至開皇元年入隋最少亦得二十餘而通是時纔髫齡耳薛威在開皇初以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秘書郎舉秀異最少亦必在弱冠上下是其長於通富與叔達

相將魏徵父長賢爲北齊屯田令徵少孤貧出家爲道士尤屬意縱橫之說非通之學中間流播李密竇建德軍中最後居唐貞觀七年領史局總撰隋書序論皆徵所作時稱良史十七年卒但以生數歲入周歷周入隋至貞觀卒年當在八旬以外視通年懸絕而隋書所編儒林文學隱逸各傳皆不及通且其序儒林云諸儒有身歿道存遺風可想皆著於篇以徵之賢而恝然於通又如此晦叔父淹開皇初以僞隱爲隋文所惡謫之江表其長於通一二十亦不待言惟如晦卒貞觀四年年四十六少通四歲薛收卒武德七年年三十三少通十歲或曾識通與之遊未可知然如晦京

兆杜陵人幼隨父任昌州後亡赴常調補溢陽尉棄官歸唐其蹤跡與通風馬牛不及收年十二能屬文以父死非命遁入首陽山尋爲蒲守所拘踰城投太宗平生馳騖患難似無暇優游講席間者二公姑置勿論若房魏七八公者其顛末明白如彼今其書述通之言曰義也靖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贍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元齡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遜其時不減卿相去師不在年友不挾長古道固然然入學莫先於顏子孔門子路曾晳繼少孔子數歲遂以師弟年相若傳爲希罕令諸公於通或五年以長或十年以長或二十餘

年以畏叉皆雄傑不出世之輩而低頭於一白面小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此年少亦卽抗顏無怍據皋比而指揮之此亦傀儡登場之劇觀矣天下寧復有此人事者哉或又曰彼何以不懼後世之疑而見攻也曰子不見其卷末補傳之說乎彼謂有訶詈常之始冠而遊者瓊解之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此言爲凡若蒼者設也獨不思孔子方志學而王通已爲師殊不類論語乎又謂王珪從子求續經曰當仁不讓於師珪通叔父也此直爲珪同列之諸弟而設耳獨不思闕黨惡抗其先生而王通乃弟其叔父又殊不類論語乎

此篇實指其僞以諸公年齒相較令人粲然

○○王通中論說下

或又曰竊聞作僞者無所不僞也中說有謂楊素蘇夔李德林請見子皆與言終日云云信乎曰此其有無不足爲輕重任讀隋書者審其眞僞可矣曰試毛舉一二吾將徐考焉曰即如李德林於開皇十年謫刺湖州少遷懷州遂卒于外無從得與通相見蘇夔論樂數困老生何爰何有於通楊素性不喜儒史稱其仁壽中凌轢朝貴親蘇威茂如親威茂如而殷勤於獻策不報之王通乎且素固亂臣賊子之尤桀黠者假令陽虎與子言終日子將煩懣發病而通固津津述之直一齊人與遊盡富貴之績耳度通亦不至

若是其陋也他如賀若弼宿將李密亡命所紀問答皆於其人之事後摩揣形似以神其師之先見凡此類者皆不待辨而知其誣也或又曰如君言是皆然矣雖然吾亦病子之太察如宋阮逸序中說謂爲薛收姚義所集而君顧舍薛而坐賈何也曰非臆斷也此書卷末明言董仇既沒程薛既殂則非出自薛審矣彼阮逸者徒見通之元經序署名收譔因而列之不知彼亦非收作收爲道衡子少承家學太宗嘗書露布皆出其手何若至元經序之蹇澀荒陋不堪屬目耶徒利其貴而早夭語無左證故假名焉其實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爲姚義賈瓊曰亦即據其書知之如通所謂

靖威等八人之美。惟姚賈得厠其間。後又有曰姚義之辨李靖者。習賈瓊魏徵之正。程元王孝逸之文。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二篇皆有姚賈。而姚輒稱首。賈則與魏類列。而亦先賈後魏。如義之歷靖。若以此示高與禹。程元者不知何許人。據云已殂。王孝逸名貞。仕於開皇初。隋書有傳。涉大業初卒。則此書非姚賈僞造而誰哉。或又曰。子之歸獄姚賈誠當。第不識（好眼孔）何以知其遺老既盡之後也。曰彼於（好手段）唐初明臣一網幾盡。而獨漏一首座之長孫無忌。此必在無忌以謀叛冤死之後。故舍之耳。且蕭貴未亡。則其書必不敢出。此吾所由知其爲遺老盡而肆箠者也。凡吾所以喋喋不已

往復攻之者非得已也孔孟惡似此書貌論語之似其中心則純乎走勢利如火炎炎不復知有慚恥使其在上位則不難爲莽之居攝安石之條例而禍及一世矣幸而不過爲不得志之流蕩溺於好古之末流聊以自適未見大害然其魄力已足令唐宋以下之文人學士懷疑而不敢直折以迄於今小人儒之無忌憚至斯以極吁其可畏也

此居嘗思 從古無人揭發

此篇摘發大擬直令作偽者置身無地

廣貞女論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道之正乎曰正事二君更二夫之爲不正乎曰如此則正不如此則不正此較然易明也乃亦有可（一折兩邊都到必如此才是欲得未能之事）以不如此而必如此而不得謂之非正不可以不如此而竟不如此而不得謂之非不正者不得謂之非正者謂此一正之不可以例衆正也不得謂之非不正者謂此一不正之不可以例衆不正也此微渺難知者也武王誅暴救民夷齊餓死（以臣事二逆明之）可以不如此而必如此者也夷齊餓死空谷而微子受封不可以不如此而竟不如此者也君子於夷齊之餓死則吊之而亟表之不得謂之非正故

也於微賤則略其封而不論不得謂之非不正故也不得謂之非
鼎折爲斷了獨發之說伏案
不正以是責微賤而微賤不辭君子傷心焉故不論也前明歸氏
震川作貞女論今山東趙氏著論駁之歸氏曰女未嫁而爲其夫
死或終身不改適非禮也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趙氏曰女
既納采問名是已定於所天也昔晉狐突不召二子其時重耳未
亦以臣事駁正
爲君則狐偃有不純臣之誼而狐突以爲不可者重委贄也男子
委贄而君臣之分定女子委贄而夫婦之義又何說焉歸氏曰男
女無自相婚姻之禮六禮既行壻親迎授綏共牢合巹而後爲夫
婦一禮不終壻不授綏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

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授綏。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趙氏曰。廉恥者禮義之所生也。女子貞（此語自過）於一不二。其操者禮義之大者也。舍禮義之大而從父母之二命。陷其親於不義。不自以爲恥。而轉恐人之行禮義之大者失廉恥之防。其爲說悖而慮亦過矣。此說也行。吾恐天下之恥爲善而喜於爲惡也。歸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勿取而後嫁之。禮也。勿取則嫁。禮固云然。趙氏曰。歸氏援禮之糟粕以取快議論。而

實非也猶有父母之喪固不可得而取免喪而取其亦何害之有而遂請絶是避何德哉儳之疑此久矣夫記之不可施於實者甚多皆後儒之僞而非聖人之言也君子從其粹而已凡趙氏駁歸氏之說其理甚長而文亦繁今但錄其略以表其善善之公不可得而易也雖然歸氏取枤譏論至以守貞之女與奔者類例是猶詆夷齊爲失箭固爲可笑而趙氏反之其論未謂不死而改適者（橫任者）猶或遠於鑽穴踰牆猶或遠云者疑於不遠者也此似激於猶奔（必過正此其所微發爲不中也）之說而甚其辭耳僕亦未敢謂然或曰如子言二子之論以趙氏爲長而亦不無過激是評論而異乎者論也子且論女未嫁而爲

其夫死與終身不改適者其正不正若何曰爾不旣有其夫之云乎不旣有改適之云乎名未定何有夫適無所何云改爾死而不改適不得謂之非正也反是者又云何曰名則旣已定矣適則知有處矣特未嫁而猶爲女耳不爲之死而且改適不得謂之非不正也

歸氏之非易辨也趙氏過於峭直刻深人生遭際有幸不幸一家之情事至變而刻苦奇慘之行又至難今不可令人恥於爲善而喜於爲惡又豈可令人競榮名而莫必其終蒙惡聲而蓄忿以沒乎此吾所以以不論論之也 自記

彙兩家之說而中懸衡焉。忠厚平恕。藹然仁人之言。東坡有云、要在於不可易也。受業莊存與謹識

此事辨之者多矣要未有心平氣和理正詞粹折衷論定而無偏畸之失如此文者可以俟百世而不惑矣

紫竹山房文集卷二

錢塘陳兆崙句山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胡如玉醒巖校刊

湖北鄉試錄序

臣聞宮徵相宣非一器之能水火相和非一時之味自古聖王亮工熙績必合羣策羣力以効功而衆君子濟濟蹌蹌用標和而不同之美唯其不同是以大同夫盛世之文亦若是則已矣歲在辛酉六月禮臣以湖北考官上請

皇上命臣兆崙偕編修臣粢往董厥事伏念臣蓬蓽單寒毫無知

識。恭逢　皇上御極之初、由庚戌科進士、考試內閣中書舍人、乾隆元年由中書　召試鴻詞科、仰蒙　[illegible]置史館、明年充丁巳科會試同考官、是臣自通籍以來、再與　[illegible]朝科目之隆、屢荷　天心培植之厚、抱慚非分、方切悚惶、乃復[illegible]用掄材、俾司藻鑑、臣何人斯、膺茲異數、敢不矢公慎之忱、匪期[illegible]報稱于萬一、用是呈言辦裝、屆期抵境、監臨則巡撫湖北等處地方臣范璨、表率端直、綱紀謹嚴、提調則湖北驛傳鹽法道臣李[illegible]、細大兼綜、條理咸秩、監試則分守安襄鄖道臣王概、規條慎密、內外肅清、內簾監試、則候補同知臣莊亨陽、夙夜恪勤、周防整肅、令及進學政臣張映辰、所

錄士九千二百有奇鎖院而三試之臣兆蓉臣樊巽同官臣鄭澂麟等誓告神明共矢精白得士五十三人其庶均者十四人錄其文之尤雅者二十篇恭呈睿覽臣例得撰言簡端臣竊惟文者以文其言也言之有取夫文者權言之不齊稱其情不誣其理不閼拓其意境與疏通其事變而後假諸清濁高下以節宣之而後諧諸經史子集以發揮之是故其情喜怒哀樂其事飲食男女其理忠孝信義其境富貴貧賤凡此乃所以有是文者也惟然故文不一體而其所以有是文者未嘗不同所以有是文者未嘗不同則所以因其言而揚之者正不嫌其異體何以明其然也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先明其所以不同之故）此受乎天也剛柔輕重遲疾此成於地也薦紳先生之所風示父兄師長之所流傳此陶于人也受於天成於地陶於人則固不可強而同而古之知言者正樂得其不同者觀之以推其情事理境之微眇而因以下其異日處人家國之間雖不中不遠矣故曰無勦說無雷同勦說雷同者非喜新厭常之謂亦謂是喋喋者隱其眞而勿彰盜其似以相冒誠無取焉耳我皇上文思性成經天緯地巍乎成功煥乎文章兼體互施不名一德而又欽定古今文萃不頒行天下兼收並蓄無隱不揚仰見我皇上既聖而又多能而且以知古今之學者亦一致而百

慮也臣來自田閒拘墟寡識凡所甄別豈能自信知言至於極摯（不同之致如此）己私惟憑聽斷則非臣愚悃所敢出也或端凝矜重風矩非常若耆碩之淵涉而委蛇也或豪邁感激極言急論若孤忠之奮袖而論事也或明白簡易不雕不琢若農旺之歌舞於衢巷也煦煦然若慈母之育子也嫖姚乎若勇士之克敵也心聲之發鑫正之符慈足以觀矣然非親師取友沐浴於風教者久而崇雅黜鄭轉移於聖化者速亦何能至是哉抑臣聞之（飈乎起）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宮者天地之中聲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質者萬物之元氣也調元氣揚中聲以化其氣習之偏而鳴　國家之盛

則大同之治亦於是見端焉是故文格不同同歸於正行誼不同同歸於和臣雖不敏竊願與多士共勉之也

此係塵劫之題先生則斧定惟其不同是以大同之故暢切而發揮之陳陳相因之語遂不覺一掃而盡如此衡文是爲巨眼如此行文是爲大家

○送齊侍郎南歸序

乾隆辛巳之冬十月同年友齊侍郎次風先生自天台赴　闕祝
聖母七十萬壽以風疾在體杖而入覲　上召見溫諭相勞苦
惜其距懸車倘遠諭以能起復未而固辭　上亦不強之奏對良
久大稱　旨遣內侍扶出宮門賞賜稠疊朝士以爲榮初先生簡
直內廷侍　皇子讀書有年一日墮馬仆巨石上骨破見腦已
昏絕蒙古醫者敷以奇藥後三日始蘇得不死然傷重不能持行
眠食並廢自是請去於今十有餘年少痊可裁能徐步過戶閾矣
而神明殊勝爲後生口授經史大義及百家之說娓娓猶故當事

延爲會城書院山長　上南巡率諸生迎　駕湖上優賚有加至

是

慈寧宮大朝賀禮成將告歸同人爲故鄉諸老置酒祖餞頗盡歡

而僕更私爲薄設攀先生夜話察其飲啖大減損知所苦未盡釋

而劇談詼笑其興彌高蓋胸中有自得者存也伏波嘗云凡人爲

貴當思可賤如公等殆不可復賤僕則謂可貴可賤猶未足爲難

之獨有可安平亦可患難可康強亦可疢病然後見道力耳先生

自歸山後平生欲著之書都已次第粗就後來之秀得其指授爲

文者皆蔚然有聞于時是先生轉因病而有以自利利人如此孰

轉轉又勝

與諱疾而不去與一去而泯沒不振者又孰與無疾而酣豢而悠忽以至於身世兩無裨益者僕差强五六年齒落瞳昏腰脚軟弱指爪不利往往麻木酸痛上引至肩老態可笑甚矣徒以家累至重去官即無以自活故遲遲耳今既不能隨先生去未審相見又在何年愧無以爲贈輒復道其不爲疾苦之崖略以志傾慕之意

餘音嫋嫋

而直諒如吾友其將以僕爲諱疾與無疾中何等人耶當必不惜一言以見箴也

前幅敘交高簡後幅一往情深筆致與態度俱絶

周圖南先生詩集序

往在內閣爲舍人時與前輩周先生十樵交最善讀其詩刻苦湑巖搜擿一切竊以爲詩必如是不亦難乎然十樵甯少作而務爲其難者今十樵自州牧擢嘉定守將之官出其尊甫圖南先生詩五卷屬僕爲序受而讀之則見其摛字結響必按切不浮宕往無盡一韻之落可以白首腐毫乃今知十樵之詩之有自出也近日少年或自誇敏速搖筆輒成就求所爲往往不得其用意之所在韓昌黎先有是說夫明璣翠羽犀貝之屬耳目細娛無用之物猶且萬里求之而後得焉甚乃求之未必得得亦不備而謂鬼神之幽神明之奥可以

立取諸懷無不應者則吾終未之信也圖南先生之詩不苟作久之漸多卒亦存者甚少正坐此也僕入世垂三十年所見詩人不少獨三數君子數十篇篇或數句時往來胸中十襟其一焉然則士無家學而與俗遷轉期自拔於嘈切之塵繼蹤古人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此先生甘苦自道之言故先生時文古文與詩歌皆能拔俗文亦接切不浮若往無盡

趙愚溪時文序

山東單父趙子愚溪工時文其格律在王錢歸唐陶鄧之間而竟老於諸生以卒臨終檢遺稿付其孫進士之旦曰平生精力瘁于是我死爾必走京師詣錢唐陳某就其是非謂是耶幸為序而存之即不然焚之吾且瞑目矣吾雖不識陳某嘗誦其文知其人當不吾拒也壬午之冬十月奇寒予方以日直內廷謝絕人事進士冒大風雪至門者再已乃拉予素交其鄉朱侍御偕以來跪而述其祖命余駭其情事有異乎泛泛之以文見商者又恐重違侍御意不容不諾進士再拜而去明年四月發篋讀之則益駭然而歎

曰嗟乎此柳子厚所云獨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乎吾則猶是爲世之所爲者何足以知趙子憶自弱冠以來應試之文或有挂人口者大率亦如子厚所云務釆色夸聲音以苟一得而已其他與十數縉友私課之作則間得古人形貌而一以氣勝至於制義之正體王錢諸家之遺則非不知其如此則是不如此則非而卒不敢爲者自信之不篤而求悅於世之心未能忘也自知如此所以猶知最密後官京師遇鄉會試官題頗有擬作稍稍以正自藏然作亦不多且未嘗出以示人殷曲溪所見予文亦不過予向者之所爲耳其又安從知予之此等轉筆皆出慣用能知其所爲而遽以爲是則惑耶其又烏能必予之不如世之薄

其所不爲而遽以爲非則毀耶此不可解也大人固有與於同硯席至白首而不相知者亦有父子兄弟之親晨夕一室講習數十年而不相知者宜知而不知如彼則遂有地隔千里之遠生無一面之親而於此世又出處異路如愚溪之於鄙人者矣愚溪固云誦其文知其人矣今吾亦當謂聞其言知其人并知其文而顧遲之又久至于開卷而後駭且歎是吾之知愚溪固未若愚溪之知我也

正敘只起首一句道盡中後從與己文格不同處反復低徊淋漓盡致此先生文之所以獨絕也

汪積山詩集序

汪五丈積山貌白晳而豐頤目如點漆音吐清婉性高疎有潔癖不慕世榮爲諸生自弱冠迄知命之年受知學使者不一人然每遇大比貢士輒望門反走或不終塲遂落盞秋闈多風雨或水深役僳甚乃流惡徧所禁不得他從穢氣中人則泄則嘔以積山之愛潔而忍此乎家居吳山之麓門逈而無雜賓日以文酒爲樂夫人善治肴核佳客至輒出細廚以餉酒器無金銀犀玉率用瓷瓦然古澤可愛莫能名之朋友有得官告別者輒拍肩止之曰可且少住不每春秋佳日約客泛舟以星月未落曾湖濳遲則不復

見待其賞鑑書畫。別眞贋如辨淄澠。出自天授。無師傳。得友人詩文佳何概洋洋不去口。必爽有所得乃已。雍正己酉、例選士貢國子學。人爭欲得之。目積山如仇。積山乃託疾不就試。學使者大怒、督促教授官拘以來。竟抜積山且謂曰、吾知生務爲名高。所不隨衆。厭啓行者。吾將以討辱生。積山遂逡巡謝不敢。然卒不行。嗟乎。人情走勢。利而避貧賤。如積山所爲。雖其素所遊處相歡愛者。亦不能無好名之疑。其不能無疑者。即其走勢利而違貧賤之心之所憑。臆而謬爲推度耳。前史不云乎。人皆詐惡我獨詐善。就使積山矯而爲此。亦千萬人中之所閒有矣。顧反不如隨流輩爲趨避者哉

積山張子垂二十年。與予爲忘年交。予事之在師友之閒。其時文舊有自訂本。久在人口。詩則一往傾寫。以清通瀟洒爲歸。蓋晦翁所謂近道者也。前三四年。其子雙承集遺詩鋟板。旣竣。郵書長安。見索爲序。人事膠轕。未暇以爲。居憂以來。欲爲之。又未克成。自頃將服行且北上。恐遂辜其子拳拳之意。而背負平生要約之言。故略道其性情梗概。以著其詩之所由來者。若此後之君子。誠志乎矯頹厲俗。奬進淳士。以備文苑獨行之數。庶有取焉。

此亦傳體爲序者。性行如此。詩必拔俗

施愚山先生制義序

能觀千劍始能造一劍能讀千賦始能製一賦凡伎藝乎其絕必（吾言可佩）以其全力赴之故其道尊而以時發露無紛於應者今世之士哉挂名仕籍概舉所叢叢之其少有氣志者則曰吾將以肆力于詩古文而無事此戔戔者矣不知此戔戔者其由鑽陳編耗日力明（試幾千啟其竹人自喻）道妙斷世機而後得之乎抑惟是買販之賤醉飽之餘獵摭剽盜幸而一遇乎由前之說則既得之矣雖欲廢而不能不可以戔戔命之由後之說則其所爲詩古文猶之乎其所爲時文已耳又何所擇而舍此之戔戔則亦就彼之戔戔者耶亦惑之甚矣向嘗讀宣

城施先生愚山詩古文。心竊慕之。時文雖頗有。而未睹其專集。又見當時詩人。如王新城、宋商邱諸公。推服其詩甚至。諸公誠知言。然竊獨疑先生之所好。有在而不甚留意於時文。故流傳者少。既復念所見雖少。無不工者。讀其不甚留意而能若是。竊疑於中。未有所決。歲在甲子、先生之曾孫　來令餘姚、將梓行先生遺稿之未出者。屬予序之。予始得遍讀先生所為時文。又得讀漢陽熊先生原序。而後乃今[illegible]向者疑先生之淺也。熊先生不以詩名。然吾嘗見其詩雄渾深[illegible]一如其時文。施先生詩譽在文之右。而其文淵雅粹白。又如其所為詩。豈非所謂諧乎其絕。必以全力赴之

者耶熊先生原序具在也熊先生述先生之言具在也窮鄉晚進何容更益一言特以平生所好在是而自幸區區鄙淺之不謬於前輩輒復本熊序引而伸之

文不可苟作必以全力赴之鹵莽於時文則於詩古文亦必鹵莽予嘗讀熊鍾陵先生全集見其敍時文數篇皆斤斤言之不敢一毫疏忽深恨從前之鹵莽於此讀此序不覺擊節

周雪舫詩文序

山水之奇有不出刑房而如見者大率得之古人之文章而文章之奇能驅山水入吾目者大率不可多得子美之詠洞庭也曰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吾讀之如傅翼按空習習然與烟俱上而愁賢也他詩未之有也退之之詠衡嶽也曰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須臾掃盡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吾讀之如披衲洗鉢休休乎與雲俱開而欲遷也他詩未之有也蓋未嘗不歎酒端拜以歎二公之文之奇適與山水等而其嘔心吐肝以爲餉於後人者功至鉅也吾嘗忝持使節主秋試渡漢江入武昌登黃

鶴樓極目西望略悉其雄風勝概而猶以未得渡洞庭涉衡嶽爲恨長沙周雪舫宣猷以湖南名宿出宰吾鄉頻領分校有以所爲闈中擬錚見示者瓌瑰異不類恆言今乃得徧讀其稿蓋百首則或爲汪洋自恣一瀉萬頃或爲摛藻設繪如丹崖翠巘脩眺改觀（二句俱上）恍置我烏麓提蟬紫蓋石廩間而不言山似山不言水似水直於古人狀山水外別出一奇向所謂未得至爲根者庶幾其在茲耳夫環堵之廬何殊蟻蛭之陋鴻造之治肅歸寸靈之功然且云爾者狀仰山而可鍊神無往而不在也僕本湖上釣徒見聞淺鄙每念山川巖秀不足爭長東南雪舫顧以大山大水見質於一邱一

聲過矣雖然輕歷墜露固鄙人之所樂效也

天然妙諦格亦老君其實不過一切学以此論文眞足以粉碎虛空

漳浦西湖蔡氏家譜序

漳浦西湖蔡氏譜者，自其先直翁公以至今，凡若干世，世次犁然畢具，注其籍及其里以爲標目，蹤其傾也。自南北宋以來，閩中蔡氏多以文章治行理學著稱，如道南源委所載，及列於名宦鄉賢郡邑志爲傳者代有其人。故蔡氏稱海邦大姓，顧亦以族大之故，子孫散處各縣，往往失其世系，而不省其枝所由分，則但貴其最著於前世者指爲始祖，而中間者代或未暇以詳，此亦勢所必至，無足怪者。吾嘗讀吾年友修譜糾疑之篇，深思其用心而屢歎之，然未有以攄吾服膺之意。及其譜既成、見屬爲序，而蒙心藉是以

發其敢辭乎夫文章治行理學之名實父子不能相代其希風景行則存乎我之自立今將恃先世之榮名足光映後代而不恩魁已爲行或一旦入於下流不肖以辱及其先此大惡也且凡庶姓代傳之緒亦各有時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或本神明之胄而隱於窮巖曲岫以終其身或以瞽人奇士而遭風霜兵燹水旱盜賊之禍渙焉散皆未可知（絕流形容）今如以所指始祖引而下之以至於今而如斷港絕潢以今子孫推而上之至始祖而如超山越海不得已諱其所疑而強爲之繼（更進一步）此非但惑也直謂之不孝也可何者使所疑之祖果爲吾祖則其冥冥之靈自與子孫相維繫春秋廟食

雖不設主而其神焉往是關之如周興之虛其位而吾祖之一脈
自在也設祖其所疑而別有所不傳之祖措於廟食之外是名有
始祖而實無祖又況其纘焉者復與此例而謂之孝乎不孝乎此
不待智者而能辨矣蔡氏舊譜出自金谿者其始祖本一姓所共
而葛山特以直翁爲第一世舉向所艷稱之仙遊建州而一空之
舉族大駭久之乃怡然心服近且家置一冊於廟享時陳之豈非
理不可奪而又深愜乎人情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耶葛山譜成後
始訪得其先世蓮峯公舊本校其大致頗不牴牾前人而搜羅較
廣且備葛山以是意益慰又歷舉從父故大宗伯文勤先生所增

定祠廟龕主儀器品式悉繪為圖以示來者蓋自蓮峯文勤以至蒿山先後修廢舉墜閱百十年而蔡氏西湖譜始有完書信乎其成之不易也慎之至乃所以成其為孝至其所緣起以及竟事及訓示後人一切規條具載凡例凡一十有八款自蘇明允歐陽永叔而後僅見於此學士大夫宜奉以為法

修譜不倘遷引他家皆能言之要未有如此篇之深切著明者讀中間一段雖頑石亦應點頭

○族兄嘉言八十壽序

昔人論三樂者自子與夫子及南華老人而外無聞焉吾嘗附於溫故知新之義別爲之說曰人生不爲不富爲一樂若隱若見爲一樂身生山水之間性狎山水之趣爲一樂是三樂者設無後一樂爲前二樂增長氣色則溷迹闤闠中委心任運亦欲少味然設無前二樂之境界胥構爲消受後樂之地則雖有後樂之可樂而亦不能居之何也人或仰衣食於奔走逐形勢於輪蹄從名山勝水中來而緇塵滿顏與市人賈客何異否則官高祿厚志滿氣得欲避酬綠之名則壘石激流構成別墅雖非天造頗竭人工假如

（如附魏晉人雅麈矯談）

遂朝歌暮弦其中亦自足娛晚景而嘗不得一日晏處轉眼屬之他人故曰能居後一樂者必先有前二樂之實境爲之地者也家大兄嘉言性行淳篤爲宗門之二方嘗語予曰吾無求美田宅先人敝廬足蔽風雨歲收薄租足供饘粥是卽吾之上腴廣廈也吾無求高門閭少時隨衆考選晚得一命榮名於分已足其仕路進取爲 盛朝效用則俟吾後人爲之子孫誠能讀書成名作好官以慰吾老卽是吾之安車蒲輪也吾無求瀟灑園池生於山麓家邇湖濱晨夕杖一枝淩百級烟霞沙鳥萬態在目間出西郭纔三五百步以百錢喚渡循南北山而遊槳開油窗以坐風往往竟日

是即吾之福庭勝踐也吾兄平日之言大略如此又嘗述其言證其行事則雖不富而族戚有待以舉火者雖不仕而冠蓋有式廬致敬者雖不躬親樵漁而時與三數老友爲評茶賭酒之會山童野叟見楓欣迎不啻家人之愛由此言之向所謂三樂者其全耶未耶夫幾與壽相因今年屆八十聰明指揮步趨一一猶故而吾步兄十餘歲爲勞人久老態日益既切內愧又加證焉會其子開基於是秋以進士得銓湖北房邑將歸省而後行鄉會同譜列子行拜堂下者咸在余因書其所以致壽俾是於稱觴之次以引伸其樂且博諸君子欣然領之也

此眞神仙境界天不欲輕以畀人者文亦篤雅有節

○○安順新路記

滇黔與國而道紆阻明初水西女官奢爲開通滇故道崎嶇特甚師行不能並焉茲在便內出而阻外侵我 朝平水西開置郡邑其故道在安順永寧兩郡之間仍其舊未暇以改雍正中山險何經文先生知安順府舉大吏檄別開新路欲以支銷不貲挂吏議罷官乾隆八年 特旨召用而經文以退廢久既老且病再召並不能赴蓋是時原滇黔制府鄂文端公爲宰相特以名薦鄂公故劾罷經文者後廉得枉狀恥爲讒者見賣而未有以發及爲相乃有是舉嗟乎自漢道滇南以通巴蜀騷動西南勞費無算而張

似有此句誤作陷

矯以鑿空取封侯即唐時開興元路孫可之作記稍述其美而榮
陽公以謗議抵罪豈非其命歟方當六宇砥平八荒順軌區區更
置所在多有不可以古之披榛斬棘拓境方外者比而事無大小
爭功者危功無大小獨成者敗經文以任事過銳幸及寬網而又
得見湔洗於　君相之明此所謂千載一時者也先是水西故道

此陽正於起而

既絕險爲行路者所苦故綏遠將軍蔡某議于永寧之北更闢新
路一道既制府貓陽高公遣將覆驗將遂施行久之未果而就中
危坡絕磴亦復不少即稍稍平夷者大抵面窞臨倚巨壑匪除匪
塹無以即坦其鐵索橋之上游今名西林渡者爲賊亡命萃相蟻

聚凶苗時出爲椎埋之奸猝不能禁有司病之鄂公前下車即委經文會勘繪圖中覆略如前議鄂公既得　旨允行因令經文領其事未幾訖工自是滇黔驛使通行無礙而諸爲奸利者失其故穴憒然解散官民以甯（此段明所以求文之意）經文之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茲所變易其爲利奚啻什百而已耶便於國宜令後來知成之之不易增修以時一也造謀決策歷有主者不才以下吏奉行功非由已不嫌自炫二也荷　今上厚恩昭雪前過雖復臚陳顛末無與於人之多言三也合此三者固不可以無記余以其事鉅而（此段補出新路並數丈尺記文正體）心平故樂爲之書是役也由安順所屬之鎭寧州白水河廻北取

道而入。二十三里至坡貢。五十里至郎岱四十里永安。又三十里爲毛口河即西林渡。渡河而南。四十三里礶子窖。自礶子窖西折三里至松歸山。又二十八里至陽松。三十一里劉官屯。二十三里海子鋪。至是與故道會。凡二百有五十餘里。所鑿山徑凡四萬八千丈。去頑石二千六百有二十丈。開打鐵石關三百六十有四丈。鑿石街萬五千丈。堤三道。凡三千有七丈。建守備官衙一所。營汛署五。塘坊二十二。營房一百八十八間。驛署六。橋梁八十二。渡船四。費帑萬五千兩有奇。經始於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落成於八年三月初三日。佐理者爲知縣滿鎮縣張世昌。

如許大役用帑金不過萬五千兩而且被謗此先生之所以歎

也妙在前引兩説婉切中正復得體

○重修安吉州學記　代州牧劉君衡植

乾隆六年、余奉朝命來官是邦。入境之始。齋沐謁先師廟。周覲殿庭堂廡及左右廨舍前後。繚垣多有傾圮損壞者。志節俸以修之。顧邑當天目之麓。數被水患。而山田畸零。高下攢綴。主者或不自省記。怨愁爭訟。牒日至。窮年孳孳奔走。惟賑恤之懸。少閒、即坐廳事。與父老質譬切誠。或至夜分不休。名爲山陬。實可抵一大郡、每當春秋丁祀。惕然在目。未嘗不歎所志之未暇以爲也。居數年、與吏民益習。稍趨簡易。耆紳宿儒。或以文字相往來。余因創設書院。聘碩師課後來之秀者。風氣駸駸日上。既而歎曰、凡事必有待而

後舉則有終其身不得為一事者矣夫貧民之不可驟富猶士之不可驟饒飲食睚眦之忿之不可驟息此人情所易明也而文書之疏數宦路之去來又未可以意為料也古之人當干戈搶攘之（只閒中著波瀾）際猶披荊棘陳俎豆修車服之容舉鄉飲之禮以為此化理之原不可不講況余幸際昇平身名清泰歲入足以活妻子餘餐足以飽童僕又蒞事日久人無纏情文雅勃興盜賊衰息如此而猶以不暇為辭是向所謂欲為者徒妄語耳且將何以謝古人示來者（殺陰消名理舉滿紙）哉歲在丁卯　月　日爰召工人料材木具丹青一切摶埴之工析釿之役尅期並舉仆者以起腐者以更黯者以光漏者以甍闕

者以補廢者以復既竣事偕學官及諸紳士爲釋菜之奠傳觴而落之嗚呼其足以肅觀瞻表斯美矣學官姓董氏名培 人紳士某某等是役也予雖爲倡而兼藉諸君子之力故備書之俾後之同志者得以覽焉

祇暢爲其有志竟成不致自暇之故而於論學不插一語所以避熟

上尙書孫懿齋先生書

兆崙頓首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章序以爲刺幽王箋以爲刺厲王鄭竟徙以舊本十月一篇在正月上宜作厲王遂坐毛以移經改序此非定論厲王無艷妻爝方處寄故王肅皇甫謐皆不然之今補詮從序是矣小宛小旻雖不實指爲何代而精微曉暢前所未有尤可息毛鄭兩家之訟雨無正定爲平王此即鄭詩譜凡例別嫌明微以本文爲主之義觀詩中周宗既滅大夫離居以及戎成不退遷於王都明白如話據以爲東遷時詩甚確序之繫以幽王或因前後三篇皆厲刺幽順撫及之抑或以東遷之

學自幽胎禍云爾凡經解宜從其近古者傳不得與序抗鄭不得

（按語可爲說經者千古圭臬）

與毛抗惟據本文以正序之失而序不得辭何者序固後於經也雨無正之定爲平王可以質諸尼父而不謬矣若雨無正題篇之文則殊不可曉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也此即先儒所謂大小毛公及衛宏輩增入之語非國史舊題其說支離牽合如此類者多不足信所謂求其說至紆迴而難通者觀自秦火以還墳典之脫誤不少既求其說而不得矣幸得見於他書而其書又非晚出有可徵信且讀書於千載之下非如漢經師之各守一家仇其所異肎忍以不列學宮而遂棄之元城劉氏謂

韓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朱子謂其說似有理。徒以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而此嘗以此繩之他什。頗不相應。即如沔水三章。末一章獨短。長發七章首章八句。二章至五章皆七句。六章九句。似此參錯。皆可而獨不許此多二句。謂非例乎。且從韓有無可疑者四。正月繁霜。日有食之。雨無其極。篇第相屬。一也。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文義與音皆相從。二也。古文極與亟通。見荀子賦論。反復甚極。注。亟與正形與類。甚於已亥之近三豕。三也。而句讀長短不齊。復有其例。四也。朱子雖不從其說。然猶存其說於題下。

但不入集注正文爲有憾耳論語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錯簡可易易傳不喪匕鬯落句可增皆本程子之說而況古也願及初稿未上俯聽末辭根據韓詩參徵史籀正名脫誤於理爲長合之紬繹本文雅排訓故兼斯二者庶於說此詩益無遺議兆崙職忝分校敢不盡愚惟先生存念百一加裁擇焉兆崙謹頓首再拜

此修詩義折中時所上書也明白如此而孫尙書不能從卒主改爲兩無正人之臆說亦可云逼人之一蔽矣

。上鄂相國書

兆崙頓首再頓首謹奉書相國座前昨奉　旨發議尚書孫公請開酒禁一疏蒙虛衷下詢在座多以孫公故遂成命爲笑夫成命即不可違。聖主何爲發議。先生又何爲不自定議而詢及衆人。主不自聖。大臣休休此正羣策盡愚之日也兆崙位卑晚進不敢於衆中昌言退而有疑豈容終隱輒就所見昧陳如左向聞尊論云弊中有利利中有弊爲地方大吏者毋輕言興利除弊老謀至計嘗就連於心不能忘竊見尚書孫公所奏開燒鍋一事其言實有類於是

先生奈何怪之深也。孫公以高粱祇堪供造酒之用。從已禁止。後推論其弊。謂於生計有損。此說誠爲過當。夫使果重其罰。而立致其效。則家有葢藏。巷無羣飲。豈非爲治者之至願。而無纖毫之弊哉。若兆嵩愚見所慮者。在萬萬不能禁止耳。何也。天下承平日久。狃于休養之樂。彼安知耗穀之患。而但以爲大欲所在。日用之常。故聚賭私鑄之奸。未必人人能之。時時爲之。造酒則事習而工省。毋論資本多寡。皆可隨分收息。故曰禁止爲難。嘗於公事往來。經齊魯燕趙間。五里十里之堠。三家四家之村。墟蕩蕭條。一無所有。惟燒酒雞卵。則家蓄而戶釁焉。其寒冬置子于懷。兩人合衣而下

無襦袴者股戰而顫毗非一人也至於縛草爲亭呼客駐馬招之立應歡然探囊何者酒不費多錢而溫如挾纊故也其他赤脚老媼裸體童男扶路叫號一錢莫與所關于亭中人生計不過數升而即已狼狽若此夫此村墟之民豈皆有力能爲燒鍋者哉而既禁燒鍋則獨能恕於此甕瓶盎中物乎（十行故菲此論節）捨之則法不行禁之則未（所以[illegible]）有安置此輩之所而此輩固滿於齊魯燕趙間矣若其有力之家業於是者竟遊其生於平日踝峻其法於一時其勢不出於抵死觸禁不止而此抵死觸禁之人又滿於河北五省中矣夫弊有積重而不可返利有至美而難以興者前言既有明徵此事不宜獨

異也尚書慮之於禁止之後以利為害未免愈辨而愈拙愚慮之於甲禁之時未有利而先見害似宜一思而再思方今　君相一德動發帑金數逾鉅萬一切賑濟蠲免不煩再計尤加意近畿各道屢訊疾苦此時民氣和樂自不待言似不宜求治過急而稍損其樂生之心或更需之數年以後使凋敝日起則民氣固而令無不行也以上所列聊備輿論伏惟鈞裁而賜以訓示焉

酒禁之議發自方侍郎苞而孫文定公奏疏極排之可謂慷慨淋漓此更約以微言較有雅人深致